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七十一回 張明修赴宴遇仇 陳三枚奉旨搜寶

莫是冤家莫聚頭，天公湊合暗相投。一經惡報昭彰日，桎梏加臨不自由。

話說孫爺拜望張府，三杯茶罷，辭別起身，二位公子雙雙送出牆門。只見門首一人，手拿狀子，喊叫伸冤。孫爺吩咐左右，將狀子接上，展開一看，喝道：「大膽！堂堂相府，你竟敢大膽前來妄告！左右，將這狗才趕出去！」那人又趕上前，大喊道：「嚇！大老爺，張三公子強佔小人的妻子，有千人作證，人人共知，小人豈敢誣告？乞大老爺伸冤呢！」孫爺又喝道：「你這奴才，當時強佔你的妻子就該控告，怎麼到如今才來刁告？打下這狗才的狗腿！」左右將那人按到地下，打至四十板，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下次若再大膽，活活打死。趕他出去。」左右將這人趕出。張家兩位公子在旁看見，心中大喜，忙上前打躬。孫爺道：「二位先生，這般刁民，大膽放肆，學生已經誡他，下次再不敢了。」二人再三稱謝。

孫爺上轎回衙，暗暗想道：「差人去叫方才被打的人，至放告日期，再來控告。」又吩咐書辦，寫了放告日期，令黏各處。那受冤百姓見告示，各各端正狀子，專候至期投遞。

看看到了放告日期，孫爺去請張家二位公子。門公遞帖進內，報道：「啟上二位公子：刑刑孫爺有帖請酒。」兄弟接帖看了，即刻打扮，雙雙乘轎出門。不及一箭之地，四爺轎槓忽然折去一根。四爺道：「三哥，我不去。」三爺道：「四弟怎麼不去？」四爺道：「我轎槓無故折了一根，今日出門不吉。刑廳若然問起，只說有恙不來便了。」

三爺到了刑廳衙門，門上通報，孫爺叫開門迎接。且到花廳，分賓主坐下。三爺深深打躬道：「承公祖見招，舍弟本欲領教，奈偶沾小恙，有負盛情。今反要公祖費心，實不敢當。」

孫爺道：「豈敢！水酒粗肴，有慢休怪。請問三先生，令弟什麼貴恙？」三爺道：「不過感冒風寒。」孫爺道：「該請醫調治。」

三爺道：「領教。」

須臾席齊，賓主分坐飲宴。那外邊告狀的人，將狀子拿在手中，等了一回，不見孫爺上堂，三三兩兩議論起來。有的道：「想是今日不坐堂了。」有的道：「我們不管他收不收，進去一同喊叫吧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。」那百姓真蠻，一齊擁至後堂，沸反盈天，口叫大老爺伸冤。嚇得管門的吃了一驚，喝道：「你們這百姓來此做甚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眾百姓俱是含冤受屈的，蒙大老爺今日放告，特來告狀。」門上道：「就是告狀，須候大老爺升堂，如何到此吵鬧？衙役打出去！」

衙役正在趕打，那孫爺在花廳聞知，便問左右：「外邊喧鬧何事？」家人稟道：「老爺，今日是放告日期，因老爺在此飲宴，未出坐堂，故此眾百姓在外邊喧鬧。」孫爺道：「咦，我忘了。你出去，叫眾百姓到花廳來投遞。」家人聽了領令，將眾百姓叫進，跪在地下。左右接上狀子。孫爺展開一看，這狀子十張內倒有八張是告張宦及族眾強佔妻子、打死人命、白奪田地、拆毀房屋，無法無天的事。孫爺便對張三爺道：「三先生，煩你把狀紙看一看，還是准他，還是不准他？」三爺不知狀中之事，忙接來一看，不看之時亦可，看時倒吃一驚，不敢作聲。孫爺道：「三先生，那荊州百姓可謂刁惡之極，曉得三先生在此飲酒，故意反來控告府上。」三爺立起身，深深打躬：「公祖大人，乞看家父薄面。」孫爺道：「三先生請坐，那狀子上情由，還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？」三爺又深深一拱道：「不要管他真假，乞大人一概不准他便了。」孫爺道：「三先生，荊州百姓多是刁惡，若一概不准他，他便要談論本廳了。左右，你去叫當班的拿鏈子來！」衙役答應一聲，不片刻鏈子拿到。孫爺喝道：「衙役們，把張公子鎖了！」三爺登時失色，急忙跪下：「乞求大人看家父薄面。」孫爺變了臉道：「胡說！本廳從來沒有人情的，鎖了！」衙役不敢容情，將公子鎖起。孫爺吩咐收監。

跟隨公子的家人，匆忙報到府中，四爺聞說大怒。太太見講，兩淚交流，與兒子相議，忙寫一封家書，叫進家人李貴領了言語進京。那孫爺收進狀子，凡是被告張家奴僕，或是族眾、親屬的，該打二十板反打四十，該問徒流的罪改作軍遣。張太太知此信息，日夜望京師回信，不表。

再講京中忠臣海瑞做了耳目之官，衣衫襤褸，飲食淡薄，卻是氣象高峻。滿朝文武，哪個不怕？那這做良臣的還膽大不怕，那這有心病的，素拜張居正門下，不是告養回家，便是告假請假。若耳目不准，就有這般費力。

一日，海爺正在寓所閒坐，門公稟道：「老爺，今有新科進士周元表等三十四位老爺稟見。」海爺大喜道：「請見！」門公傳出，眾人一直來到堂中，道：「恩師大人在上，門生周元表等拜見。」海爺忙立起身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列位賢才請起！周賢才，你來得卻好，老夫明日正要奏本朝廷。左右，快備十席飯，與各位接風。再發名帖一張，快請兵部給事前來與席。」須臾給事來到，躬身稟道：「老人在上，晚生陳三枚拜見。」

海瑞忙忙回禮道：「眾賢才過來見了陳先生。」眾人一一見過，讓坐上席，不過是豆乾、豆腐、豆腐皮、筍乾之類。

酒過三杯，陳爺開口道：「請問這各位先生是誰？」海爺道：「俱是新科窮進士，多是老夫在臨青新收的敝門人，共三十四位。他們倒膽大得緊，連上了張居正數本，聖上大怒，將他們問了充軍之罪。老夫保奏，叫他們回京復職的。」陳爺道：「原來是貴門人。今日召晚生不知有何吩咐？」海爺道：「老夫特備水酒一杯，與賢契錢行。」陳爺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請問大人，晚生不到哪裡去，怎麼要大人費心。」海爺道：「怎不到哪裡？明日自知。」陳爺不敢再問。

須臾席散，陳爺先行辭回。海爺道：「陳賢契，你此去一路須要小心，與我問候孫理刑。凡事須要謹慎用計，不可怠慢。」

陳爺道：「領命！」辭別先回。海爺吩咐周元表道：「周賢契，我欲扳倒張居正，明日奏聞聖上，舉薦賢契與陳兵科往荊州搜寶。那權臣十分厲害，凡事要大家商議而行，不可托大。」周爺道：「領命！」大家打拱辭出，海爺連夜修成本章。

次日五鼓，皇爺登殿，百官朝賀已畢，海爺俯伏金階奏道：「臣耳目官有本奏上。」皇爺道：「卿奏何事？」海爺道：「今有新科進士周元表等三十四人，被首相張居正索禮不遂，誣陷充軍，乞皇爺赦免。」皇爺道：「周元表擅毀宰相，朕故定他罪。若說索禮陷害，有何憑據？」海爺又奏道：「張居正不獨貪財害賢，而且私換國寶，欺君罔上，罪在不赦。」皇爺道：「若說私換國寶，更無憑據，焉可加罪！」海爺道：「萬歲可撥欵差到荊州，圍門查搜，便有證據了。」皇爺沉吟良久，開口道：「行人司何在？」旁邊轉出一人，俯伏金階道：「臣行人張茂德見駕。」皇爺道：「朕差你往荊州搜寶，你當速行。」茂德正要謝恩，海瑞忙跪下道：「萬歲若差行人司去，怎搜得寶？」

臣保兵科給事陳三枚為正搜寶，新進士周元表為副搜寶。」皇爺道：「准卿所奏。」即宣二人上殿。皇爺開口：「今有耳目官海瑞，保你二人往荊州張居正家中搜寶，回京之日另行升用。」

即往吏部領敕出京！」二人叩首謝恩，退出朝門。海爺又忙奏道：「更有進士三十三名，乞皇上賜其頂選縣缺。」皇爺依奏。

海爺回衙，即叫海洪道：「你去對陳、週二位說，叫他速速出京，不可遲延。」二人得了言語，各帶家丁二十名，望荊州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